

欽定周官義疏

第一函
第七冊

欽定周官義疏卷第十一

地官司徒第二之四

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。

正義

鄭氏衆曰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。

王氏詳說曰。五

官中惟正貳攷以職稱。鄉大夫亦以職稱者。鄉大夫六卿也。所以別於六官之屬。

案

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。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。

者。鄉大夫六卿也。用其體望以統六卿。而不與治民之

事。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。又曰各憲之于其所治。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。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。非惟不治民。亦不聽羣吏之治。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。遂大夫則兼聽治訟。以無王朝之事也。

通論

王氏安石曰。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。州長曰教

治政令。黨正曰政令教治。族師曰戒令政事。閭胥曰閭之徵令。比長曰比之治。命官之意。其輕重皆一字間也。政令爲重。禁令次之。戒令又次之。徵令爲下。鄉大夫州

長詳於教而兼政。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。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。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。

正月之吉。受教灋于司徒。退而頒之于其鄉吏。使各以教其所治。以攷其德行。察其道藝。

行下孟反

下皆

同

正義

鄭氏康成曰。其鄉吏。州長以下。

王氏安石曰。攷。

攷。知其實僞。察。察見其精粗。

王氏應電曰。每歲以黨。

正所書。州長所攷者。復攷察之。以爲異時賓興之本。

鄧氏元錫曰。德與行並言。欲內外兼舉。道與藝並言。欲精粗一貫也。

案德行曰攷。道藝曰察。蓋互言之。

通論 魏氏校曰。鄉大夫皆六卿所兼。而同受司徒之灋。蓋禮以義起。在朝則冢宰重。在鄉則大司徒重。在軍則大司馬重。

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。辨其可任者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。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。皆征。

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
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。

正義

王氏昭禹曰。族師所統者寡。故使校其數。然後登

之於籍。鄉大夫所統者衆。第因族師所校者登之而已。
小司徒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。使各登其鄉之衆寡。故
鄉大夫以歲時登之。鄭氏康成曰。國中城郭中也。

賈疏

以對野故知
是城郭中。

國中復者多。役者少。故晚征而早免之。野

復者少。役者多。故早征而晚免之。入其書者。言於大司

徒。鄭氏衆曰。征之者。給公上事也。舍者。謂有復除。舍不收役事也。貴者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。服公事者。若今吏有復除也。老者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。疾若今廕不可事者復之。

賈疏並舉漢法況之。

賈氏公彥曰。七尺。

謂年二十六尺。謂年十五。征之。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。若田獵五十則免。祭義。五十不爲甸徒。若征伐六十乃免。王制。六十不與服戎。不辨國中及野外也。黃氏度曰。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。歲雖登而身不及。若矧。

短侏儒則舍之。

陳氏深曰。國中地近役多。故晚征而

早舍之。野地遠役少。故早征而晚舍之。

劉氏彝曰。貴。

命士以上。賢者能者。俊造學士。

案

後鄭以征爲稅。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出泉。

遂爲聖經莫大之薄蝕。若易稅爲役。則其義可與陳氏

深之說相足。蓋注謂國中役者少。野外役者多。以人言

也。陳氏謂國中役多。野役少。以事言也。唯國中之服役

者既少而役事又多。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。唯野之

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。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。

小司徒頒比灋于鄉大夫。使簡稽而登諸籍。故曰入其數。鄉大夫既登諸籍。故曰入其書。古者以六卿爲軍。

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。則車徒雖分調于畿內。而必以鄉民爲本。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。則不可用也。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共貢賦。衛王室爲平王遠戍。申許言之耳。羣儒遂謂鄉遂之兵不調。是謂道聽而塗說也。

三年則大比。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。鄉
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。厥
明。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。王拜
受之。登于天府。內史貳之。比必里反

正義鄭氏康成曰。賢有德行者。能有道藝者。衆寡謂鄉

人之善者無多少也。

賈疏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來觀

禮者無問多少也。

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

禮禮而賓之厥其也其實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

之重得賢者。王上其書於天府。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。

內史副寫其書者。當詔王爵祿也。

賈疏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。故

使內史

貳之。

朱子曰。德者有德。行者有行。藝者有藝。道乃

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也。注云。能有道藝者。蓋通曉事物之理。所以屬能。賈氏公彥曰。天府掌寶物。賢能之書亦是寶物。故藏于天府。

通論

王氏詳說曰。五家爲比。不過防其竒袤。未必有可

書之事也。五比之閭。則書其敬敏任恤。是於六行之中。

可書者二。四閭之族。則書其孝弟睦婣。是於六行之中。可書者四。其於德行道藝。有所未備也。至五族之黨。然後書之。五黨之州。又從而攷之。至三年。鄉大夫又攷之。然後賓興焉。可謂詳且慎矣。

餘論 葉氏時曰。選舉之灋。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是。然必有以教於平時。書於每歲。而後可攷於三年。後世科目盛行。天下相率爲詞章利祿之學。雖一旦欲行旌舉之典。以求德行道藝之士。不可得也。甫田詩或耘或耔。

黍稷粢粢攸介攸止。烝我髦士。以此見井田之行。不惟兵農不分。而士農亦不分也。呂氏祖謙曰。三代時士

惟進德修業。上之人自求之。故待之甚重。而攷之則甚詳。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。故上之待士甚輕。攷之又略。

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。一曰和。二曰容。

三曰主皮。四曰和容。五曰興舞。

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



賈氏公彥曰。鄉射之禮者。儀禮鄉射云。豫則鉤楹。

內堂則由楹外。又記云。序則物當棟。堂則物當檐。堂謂

鄉學。據鄉大夫所行射禮。豫謂州長春秋習射於序。

鄭氏康成曰。以用也。行鄉射之禮。而以五物詢於衆民。

當射之時。民必觀焉。因詢之也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。蓋

觀者如堵牆。射至於司馬。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。又

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。

賈疏。禮記射義文。

詢衆庶之儀若

是乎。

郝氏敬曰。鄉人衆多。詢其能是五物者。進而與

之射。

何氏喬新曰。詢問衆庶。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

也。

案凡射。衆耦皆合揖讓相先。故取其能和。勝不勝相形。媚嫉易生。故取其能容。和容興舞。則方射之時。容體比於禮節。比於樂也。於獻賢能之書後。卽以此爲詢者。所以勸董興起羣士。使感奮踴躍爲後舉之本也。賢能德行道藝旣成者。故謀於鄉先生。五物材質可造者。故詢於衆庶。

辨王氏志長曰。鄭謂和載六德。容包六行。賈氏以爲和居六德之終。故曰載。孝居六行之始。故曰包。其說辨。

矣。然解容爲孝。終屬牽強。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。蓋古者射以觀德。虞書所謂侯以明之。五物非射不能知。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。

案鄭氏鶚謂州長射而不飲。黨正飲而不射。非也。卿大夫之射。必先行鄉飲酒之禮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。則先飲酒可知矣。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。始兼飲酒。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。以禮屬民。不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。顯與經背。

存疑鄭氏康成曰。庶民無射禮。因田獵分禽。則有主皮。主皮者。張皮射之。無侯也。馬氏融論語注曰。射有五善。一曰和志。二曰和容。三曰主皮。四曰和頌。五曰興舞。賈氏公彥曰。鄉射記。唯君有射于國中。其餘則否。鄉射在城外。衆庶皆觀焉。故得詢此五物。

案大夫士之射禮。皆於庠序行之。庠序不定在城外也。唯君有射於國中。謂在寢耳。大夫士之寢庭。不足以容射。故鄉射記云。其餘則否。豈城內獨少衆庶乎。庶民雖